

西園聞見錄

西園聞見錄卷之九十八目錄

外編

緝奸

前言

丘濬

李夢陽

王廷陳

汪應軫

霍韜

史鈞

許國

三則

張居正

二則

蕭彥

呂坤

申時行

蕭雲舉

吳應賓

往行

羅性

貝恆

陳繼

柳華

石渠

殷重霄

郭淮

韓福

王鑾

王大用

王科

汪一忠

蘇志仁

戚賢

李渭

馮汝弼

張養浩

單應元

御下

前言

劉基

薛瑄

三則

湯沐

于慎行

往行

魏鑑

方克勤

王恕

趙璜

寮案

前言

湯沐

張居正

于慎行

李贄

王士性

曹于汴

往行

徐鼎

萬虞愷

蹇義

祖述

章敏

章瑾

黃琛

馬紹榮

劉會

高明

彭韶

余統

宣景

廖中

何遷

楊茂元

謝遷

周經

秋裕

王守仁

楊一清

吳山

呂柟

吳鵬

韓世能

陸化淳

譴謫前

前言

湯沐

于慎行

張居正

往行

孫黃

方克勤

石允常

劉端

王高

周鳴

王愷

卷之九十八

吳璽

黃宗載

黃淮

楊溥

陳祚

陳循

楊誠

衡岳

曾泉

陳憲

熊秉鑑

尹旻

孫瓊

岳正

張鵬

李實

金忠

商輅

邢讓

顧佐

韓雍

林俊

蕭顯

張鼎

馬中錫

劉憲

西園聞見錄卷之九十八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緝奸

前言

丘公濬曰昔羣盜剽劫淮南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令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遺之盜悅徑去不爲盜事聞富弼欲誅仲約范仲淹欲宥之臣竊以爲弼之欲誅法也仲淹之欲宥情也請酌之情法之中使高郵有城池士卒而仲約不禦之而使之越過其境固有罪矣若無城郭可爲屏蔽無士卒可以拒敵而又無隣境可以救援與其徒手而受害不若以計而緩之不猶愈于坐致以一郡生靈之失其所乎此其失在于朝廷不在于州郡州郡之罪在未事之先而不在臨事之際夫受人牛羊爲之牧而不爲之閑校使爲盜所竊則牧者不能無罪也責其不能爲閑校之罪則可今盜來而彼能以計卻之使牛

羊不失而坐以失牛羊罪則過矣

李夢陽疏曰夫盜之漸何也臣以爲其幾在民窮夫盜者非不知法當死也以爲往固無食矣今盜而得食卽死不猶愈于餒乎往固無衣矣卽死不猶愈于凍乎往有租調官司之轄矣今盜而得自由不猶愈于追繫鞭笞之乎則彼亦何所不至耶故以臣之愚切計今之事勢非但憂盜將必有大患者何也所謂有亂之機無亂之形也今天下無不臣之邦四夷無不廷之國百官奉職筐篚歲至太倉有紅腐之粟武庫之兵朽而不用又無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也假如不幸而有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武庫乏兵太倉粟竭百官不奉職夷狄外侵海內有警則事勢又何如哉故曰有亂之機無亂之形嗚呼此亦可以寒心矣臣謂宜趁此時急選良有司恤饑賑寒以安民心又密令整飭城池軍馬以伺緩急之變夫安不忘危霸者之略有備無患聖人之政况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萬一有慮外之警有如平原睢陽之倫乎臣故曰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有大患者此也

王廷陳曰今有大盜五一曰胥史之盜二曰鄉曲之盜三曰邦國之盜四曰言語之盜五曰仁義之盜六曰胥史之盜八鄉曲之盜十邦國之盜九言語之盜四仁義之盜十有一左激詭投竊發巧中傍構陰庇舞法深文人者胥史之盜也誇族怙強負貲并弱閉施賕賁武斷力攘棄典狎公十者鄉曲之盜也陰伺蠲乘侈權貪要揚險黜□貞首災幸亂崇怨九者邦國之盜也違衷捐實遺直務甘四者言語之盜也履僻蹈凶匿情衍世擬聖附賢信蓄詐怙宅競讓基取特扇從隱乖顯十一者仁義之盜也五盜並興翕翕紛紛教化不流綱紀失平瑕瑜偶貢獎詆俘貞天下之盜皆其緒釀而涓出者也皮之不去毛奚拔焉帶之不刈條奚剪焉五盜之不除盡若類何益矣是故君子識本執樞推始稽成大盜不起天下皆寧

嘉靖二年科臣汪應軫言弭盜大略不過安之勝之安之之策擇守令而已勝之之策有六曰離間賊黨收用豪傑扼塞險要開糾告奸明賞罰以勸士分首從以招降且言弭盜與禦夷不同禦夷之法逐之境外

而已弭盜而縱之出境是以隣國爲壑也請爲定例凡一方盜起彼此玩視不卽撲滅以致出境流劫則兩處鎮撫以下俱坐罪報可

霍公韜曰詔州六縣雖昔有盜竊發不爲大害惟知府嚴督知縣知縣嚴督巡捕巡檢等官時加防備小有出沒卽時捕捉則不貽大患又有巡捕官多賊濫不法苛虐小民欲弭盜安民先嚴治貪賊官至急也廣州屬縣若連山陽山多交通桂陽上猶郴州等盜又多江西人在地方放債害民激變良民日以從盜若清遠從化番禺增城龍門地方連接賊巢不可勝述近皆勦平必嚴督守巡及督府縣官時常防備少有出沒卽時捕捉勿致養寇又得府縣良有司單人單騎巡歷各近邇賊巢地方誨諭之使之十家爲甲百家爲堡互相防檢有患互相救助有不足互相周濟路徑之險要立爲寨堡俾鄉人共守焉每鄉百家立一鄉老以誨諭鄉人鄉立一社學以教子弟防之密導之寬化之以漸賊巢可永無患耳若新寧新會恩平陽江瀧水賊巢亦不可勝述近亦勦平零賊殘黨時有出沒亦惟嚴督守巡兵備巡捕等官嚴加防守少有出

沒卽時捕捉勿致蒙蔽勿致養寇貽患仍得良有司單人單騎巡省其地凡村百家諭之立一鄉老十家爲一甲百家爲一堡立一社學誨導之有出入不明行跡可疑者鄉民互相覺察勿相貽患行之有道化之有漸雖盜區可化爲樂土也若惠潮之境程鄉之盜多通贛州和平大浦之盜多通汀漳自漳州尋洋縣入劫惠潮近年尤甚須嚴督守備倭守巡等官分督府縣有司各于賊寇出沒路徑嚴加防守海賊由洋海入劫水口嚴加遏截沿海軍衛地方官嚴加督責如緝賊入境輕則拿問重則參奏降黜仍得良有司誨諭十家爲甲百家爲堡互相防守險要路徑立爲寨堡鄉民自相守護仍鄉立社學導之禮義亦化盜爲良之要也若肇慶若羅旁綠水若懷集若西山若高州茂門石城連接鬱林若欽廉等州上通廣西山賊極多亦時出劫賊巢極多亦極深險須嚴督守巡等官嚴督參將把總等官時加訓練兵快防守要害賊或出沒卽時防勦或搗其巢穴或截其歸路俾出無所得入無所歸此其大要也羅旁綠水之賊七八十年矣爲害已深有司不肯議征非不能

征也不肯征也若調兵一二千駐鬱林調兵一二千駐欽廉調兵一二千駐高州陽春各擇要害據守又自梧州練兵振上流之勢然後調廣州兵從德慶入新會之兵從瀧水鬱林入欽州高州之兵各遏截賊奔走之路又號召平民使自備斧斤隨大兵之後凡賊巢林木聽斬伐焉羅旁綠水之賊反掌可平也西山前年劫高州破城入焉有司不才素無防守之備故也今賊已勦平惟賊巢險曠無以處焉勢將滋蔓不二十年賊之生聚復衆爲地方患有議調廣城肇慶達官入鎮壓焉有議立屯兵屯田其地鎮壓焉有議招廣西狼兵入居鎮壓焉有議招復業新民立爲保伍聯爲鄉落鎮壓焉四策必有一得審擇焉必有宜者新寧白水之賊屢勦屢肆增城從化清遠番禺後山之賊雖近勦平惟奸民逃罪多入匿焉善後之策亦惟詳議焉若廣西斷藤峽若府江若慶遠宜山若容縣皆賊之巢穴近年陽明用兵之後賊亦少斂然防之少懈則突然出劫復爲地方之患須嚴督副總兵參將守巡兵備等官使之開報某府州賊巢若干某賊巢若干某賊恆年劫害其地方出沒從

某路徑今爲防禦之策如何盡善某地該調兵防守某路徑該調兵防守某路徑該兵把截某處賊該機會擒勦逐事開教逐教作圖逐圖議處使賊巢虜穴常在目中扼險制勝之機常熟籌畫又嚴督副總兵而各守地方各加防禦喻之曰如有失誤節參奏請上裁籌之精喻之熟將佐以下莫不用命則賊聞方自截耳如或恣肆出劫督副總兵等官分路據險或徑搗其巢穴或絕其歸路使出無所得入無所歸則久自困畏也若田州及土官衙門皆不敢爲地方患惟彼去夷自爭土疆自相讎殺或爭襲職自相仇殺皆夷自攻夷于我中土無與也惟是文臣不知事體常挑其釁而利其爭或襲職不得保勘致久積怨恨或差旗牌人役調起土兵因而求索或差去人役求不滿欲回而媒其短或守巡把總不才官利其財而構其罪則土官地方遂日多故矣須痛察往弊鎮之以安靜焉土官可坐而定也若東莞若香山若順德沿海之民多爲海寇或一夜劫掠數十家或聚衆千數飄據洋海官軍不能追捕皆守巡官不能巡之于微故也須嚴督守巡官府縣有司申明保伍之

制每鄉立一鄉老自相管攝十家爲甲百家爲鄉出入互相周濟行檢互相覺察寇盜互相守禦則沿海之民自不能挺身潛踪獨爲寇盜不幸有聚衆飄洋拒敵官兵者又須嚴督府州縣巡捕官又須嚴督督沿海衛所官據險以守凡賊由海入劫俱由海港由海港控制焉則入劫無路久自困矣須嚴防內地奸民乘時沽利與賊交通饋之米肉饋之衣服酒食饋之器械則無內交久自困矣須嚴督守巡等官嚴兵控扼沿海之山凡沿海之山多出山泉流爲淺澗其水清其味淡可以烹食賊人飄據洋中洋水鹹食之則瀉洗手面則皮肉潰如官軍控制山澗之泉使賊汲路絕焉久自困矣

史鈞曰盜賊之生其始也必有所因而不可見其繼也必有所漸而不可遏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世之言致盜者不曰起于國家之誅求則曰起于貪黷是以迫于飢寒不得已而爲盜今也輸納之額有常蠲恤之詔屢下誅求非急也綜覈之政方嚴清白之風頗厲貪黷非甚也宜民之安土樂業薰爲良善而顧不免于爲盜者茲曷故哉由教化不修而

風俗壞之也今之俗何如也奢侈而不遵軌度游惰而不安職業淫溺而不顧理義者也奢侈者耗游惰者怠淫溺者亂及其極弊而不可收拾則有爲盜而已故所獲盜者非躍馬食肉之徒卽游手好閑隨俗習非者流也故曰由風俗壞之也夫其因甚漸旣成于俗而乃不知端本澄源潛消而默奪之故區區嚴科條嚴法制以爲可恃此而撲滅者是猶以醢祛蚋以肉祛鼠去之愈厲其至愈疾何也以致之之道弭之也求以弭之適以遊之亦奚益之有哉故嘗以弭盜莫先于厚俗厚俗莫先于修教修教莫先于得人請得終言之夫違制有禁矣何奢侈如故也無已則教之儉乎定服食器用之宜立嫁娶喪葬之式使尊卑貴賤莫不考衷軌度而毋僭越以干天常如古之人政有則可也私越有禁逐末有禁矣何遊惰如故也無已則教之勤乎招流亡以隸之籍給閑曠以導之耕使農工士商賈莫不率職揆務而毋攜離以敗生理如古之四民有業可也作奸有禁博塞有禁矣何淫溺如故也無已則教之禮乎立鄉約以明有統設塾學以示有趨使賢愚長幼莫不遵道順則

而毋逸入奇袤荒遁以逞不法之志如古之三物有訓可也夫民儉則費省民勤則資裕民有禮則廉恥生審如是卽驅而之盜亦不爲也然此可他求哉在得其人而已若弭盜者惟襲遂虞詡張詠諸人而史書所稱不過曰賣劍買犢而已單車就道而已廣喻恩信而已彼豈以口舌色笑爲哉一誠之道歸焉耳善夫丘文莊曰得一良令如得勝兵三千人得一良守如得勝兵三萬人得一良部使者如得勝兵三十萬人人惟求良蓋言擇官之急而誠心之要也方今委任非不得人而于誠心愛民之道或未之講如使申飭諸司務皆從實而上不以簿書責下下不以趨迎悅上則所謂教以勤以儉以禮者行之必有可觀而自足以滲漉仁恩移風易俗盜不期弭而自弭矣又有杞憂焉頃以東南多故招聚客兵近遂蔓延而難解未散者可假威力已散者不務生理往往千百成羣于湖海道路肆行劫掠此豈小盜也哉

許國曰唐虞之世畫衣而治然寇盜奸宄以命士師成周之盛刑措不用兵偃不試而詒奸禁贊周官載焉故雖堯舜文武在上不能必天下

無跳梁之民而白晝大都剽吏奪金漢文時有之亦無害其富庶所貴乎長人者在弭之有道使不逞之徒不足爲良民之擾卽不得已以生道殺民而其究也竟不失其並生之意此古帝王所以恢宏天心而爲海內蒼生主也且盜亦吾民不幸迷謬弄兵潢池自遠其可生之途上誠有以開之彼豈無人心者故御失其道卽民皆爲賊御得其道則盜皆爲民惟上所使之今天下承平而枹鼓時聞川廣越吳狐鼠橫行羽書頻至咎在有司不能體上撫馭生民至意先其未萌日寢延蔓以厯宵旰此漸不可長昔龔遂虞詡一守長耳尙能布德宣威令羣盜解散良民獲安出方略以衛一境今詎無其人哉臣越人也習越之患桑梓荼毒憤不及折箠鞭之推而天下可知也愚昧不足以識時務謹據所見聞冒開四事惟上裁擇一曰先撫字夫今之爲盜者固非北藉胡南藉越粵其初皆吾郡縣之民郡縣之民蓋亦有家室墳墓一旦乃肯捐軀爲此何哉意宜有迫之者乎人情迫于不得已則激而生變有冤而莫伸有資而見奪皆驅之爲盜者也然又有市井無賴及惡少亡命者

吏不能養其民以致游惰失業蕩而無歸方其平居若晏然無事一夫不逞日暮狂呼草澤之間則踉蹌四顧而起者皆此輩也故野有游民盜之資也今閭里小民游蕩失業者十室而九居常側目于殷富之家嗷嗷思動有日矣貧者莫能必其命富者莫能保其資豪猾有力者爲之淵藪譬諸蘊火蓄而未發發且燎原有司第知高城深池以禦外寇而家潛戶伏者固已起城池之內矣臣故謂有形之寇易制無形之寇難圖宜及今令撫按諸臣嚴察吏治去其貪暴慎選賢良責之拊循輕徭薄賦平刑勸課與民休息仍先自朝廷停不急之務罷可緩之征蠲積久之逋節無經之費明示內外百司以意向所在夫以法行者牽文墨以意行者速置郵此本原之論也二曰明節制今盜有犯鄉邑者則鄉邑之兵調募策應有司不得而專也故節制以督撫督撫總諸省而兵憲分焉兵憲總郡而郡有司分焉不有分者則地廣而勢不給不有總者則權散而志不協無事而兼設則官多而增擾事至而請設則計晚而無及故量遠近而開府隨緩急而設衛其法善矣然武弁司衛而

外又有參游等官分地而守則又聽于督撫以備馳驅者也總者宜居中以握其樞分者宜區畫以專其力今握樞者或不勝提兵之勞而偏顧一隅專力者或不量接應之勢而兼跨數道此所謂舛也且用兵機宜變而呼吸而文移上下動見掣肘今但明節制之權假策應之便令郡有司得先檄旁郡兵而後白兵憲兵憲亦先得檄旁省兵而後白督撫檄非其宜者以擅調論檄而不應者以逗遛論陷城失池者其旁近擁兵不救則連坐如此總者權重分者力舒而又度天下要害扼塞之處及道里之中當省者省當增者增務使應援可及聲勢相關而民不擾然後節制明而地方有賴矣

許國曰保甲之法善乎曰善然而熙豐以厲民者何曰此非法之過而用法之過也保甲之名自熙豐始也然而其法不始熙豐也周猶是法也而乃主于輯睦其民而因以比胥故民生和同而周以永寧齊猶是法也然乃主于寄軍令要使民守相固戰相習故其民比志而齊以霸秦亦猶是法也然乃主于使民告姦其民比居而有相仇之心故雖盜

寢而卒貽秦亡由斯以談法顧用之何如耳法曷改焉安石之始用保甲也固曰使民自相保而弭盜也民未稱厲也已勒令肄習武事而民之困者十二三矣安石曰寓兵于農古也則古未嘗令民輸兵費也宋而既賦民則募兵矣又令自爲兵是再役也則毋論其卒之騷擾而其始固有所不可也雖然非其勒保甲肄武于官乎則可而并非其行保甲乎則不可保甲者弭盜之要策其法襲用至今而利猶可屈指數也聯戶爲甲聯甲爲保一戶有警羣起而相救援或禦其衝或邀其歸盜將安逸利一遞掌名籍互相覺察出必稽其所往卽有探丸椎埋之徒不得萌孽利二有寄宿于其家者并籍之其戶下衆虞連坐必共審詰奸宄無所藏匿利三宋之害自藉之爲兵始也今固未嘗藉之爲兵也而三利存焉如之何其曰法之不可行也然而今之行也亦有害今之利與宋同而其害與宋異有同行部往來墟落務明得意使民舍其舊事以相送迎甚乃編保甲以爲徭科丁賦以充需簿尉下吏借名稽覈以爲利竇官賧之保保賧之甲甲賧之戶一不盈役則誣以他端民不

畏盜而畏吏所謂長若正者又多豪舉黠桀因是以武斷于鄉甚乃自爲淵藪多懼見螫莫敢誰何鄉村部屋或隔山陂守望不相及而概從連坐使民見謂保甲無裨于民而反以滋害則亦不善用法之過也宋之害變而增于法之外今之害緣而起于法之內者其過在有司有司誠下令令保甲曰爾專主相守望一切公家役不爾及平居吾不爾稽爾務自辨治卽盜發吾以法繩其役長正非其人衆共推擇長者告我吾爲若易之居遠不能相守望者告我吾爲若擇便近者更附附之持此之令必信必果而曰民不稱便則亦不善議法矣若王文成之議曰因是而修之警其薄而勸其厚則風俗可淳因是而修之導以義而訓以禮則禮樂可興此存乎其人非愚所能一二數也

許國曰保甲之法今有司固有行之者然率虛文鮮實效其行者去而繼者未必行也故其效鮮覩焉今誠宣布朝廷德意以明示有司稍定其約束而兼假其便宜令十家爲甲各鄉爲保大鄉析之小鄉併之保其柵塹戶籍壯丁丁備衣糧器械時自校閱而有司督之且第令其籍

在各保而不在官官第治以法而不與其事寇至甲則互相策應保則甲相策應邑則保相策應而有司第以游兵犄角其間一甲被掠則旁甲連坐一保被掠則旁保連坐寇入掠而能奪其所掠者即以予之仍均其賞否亦責償其所被掠者仍均其罰又令戶書其丁男之數衣食之業出入遠近之期懸之門互察其游惰者及所在無匿奸匿奸游惰者有罪旁舍不舉者連坐如此卽有奸宄無地可容又保置樓守望懸鼓其中見寇則鼓之旁保聞鼓則應之衆鼓則集鄰相應援四起環向寇安所逃暇則分曹角射有司者課以給賞罪贖此二策者古人已試之明効故鄉有保甲卽比屋皆兵無異父子兄弟相與戮力而守者也第保甲之法其行在保長其弊亦在保長其驅民也以連坐其病民也亦以連坐誠使保長得人而調停其連坐之法宜則法行矣是又在良有司加意而已四曰散脅從今爲寇者往往依山阻海招集亡命爲之淵藪所至率又籍其鄉里無賴者爲之嚮導乃有迫脅而從之者卽有驍雄非衆何恃衆聚然後勢成弭盜者散其聚而使之無成今民已陷

于盜而我又窮治之是塞其可生之途而堅其從亂之志所謂樹兵而資盜者也宜令有司宣布朝廷明旨揭之通衢仍給木牌令反正者執以爲符聽歸勿問有能斬其黨以降者視級論如軍功斬其首領者十之斬其渠帥者百之陳之于庶懸爵于募以待來者自非據險首亂擁衆拒命則咸與維新如此將見烏合之衆且互相疑貳其黨旣散其勢自孤此昔人以盜攻盜之術也至夫開誠以結其心慎謀以防其詐則專閫者宜自任之耳語曰君行令臣行意嗟乎令特惠不得行意者耳尙何憂寇盜哉

張居正曰廣中數年多盜非民之好亂本于吏治不清貪官爲害耳夫官貪則良民不爲奸民不畏而賊盜利足以啗之威不足以攝之何憚而不爲盜今朝廷法紀稍振貪風稍戢盜亦漸少然習未盡變也最可患者與閩接壤彼中人廉潔者少黨與衆盛朋比爲奸法令不行不得不借惠文冠彈治故今日治廣武備固當振飭然節財用察吏治安民生乃其要者也

又曰夫吏治之被訐也以虐政毒民然如其毒者恆不能訐吏而訐吏者皆武斷鄉曲素不畏官法者也盜之起也以迫于飢寒然飢寒者不能爲盜而爲盜者皆探丸亡命喜亂好鬪者也

蕭彥曰惟稂莠不鋤則嘉禾不植按臣行部類行訪察所以除稂莠而殖嘉禾胡可已也然臣曩者伏在閭閻習聞民間畏避院訪若赴湯火邇來則玩視之矣此無他其被訪者衆而發落輕也被訪者多至數十餘人則其勢不能皆實則不得不從輕輕則不得不玩夫訪不足以示警而適足以褻威則奚爲哉臣以爲與其多而玩也無寧少而精也今大江南北及山東等處有等積猾巨奸專以賣訪買訪爲業招權納賄假手報復肆焉無忌其地方之富豪者悉從而結納焉州縣小吏且莫敢誰何矣在淮揚等府私名曰躲雨會言不避風雨也在山東私名曰三隻船言不畏風波也此輩肆行而當事者一不察而墮其術中于是巨奸得志而賣菜傭受禍矣欲不輕且玩得耶此海內通弊不獨一二地方爲然請勅各撫按寧慎毋忽寧少毋多苟得其真每府止一二人

未爲不可或彼府有而此府無亦未爲不可惟在懲其過惡之重如前
賣訪買訪輩卽置之死地不爲惜而事涉影響過未深重但一有司得
而治之者悉置不問卽誤在訪中亦聽辯豁毋以體面之故文致之也
蓋良者有所得恃而奸者有所憚地方其有濟乎若曰以多訪爲風裁
臣不知其可也

呂坤曰世之幸亂之民四焉皆取天下者之所資而棄天下者之所懼
也一曰無聊之民溫飽無由身家俱困安貧守分未必能生世變兵興
或能苟活因懷思亂之心以緩須臾之死二曰無行之民氣高性悍玩
法輕生或結黨而占窩開場或呼羣而鬪雞走狗居常愛玉帛子女爲
法所拘有變則劫掠好淫惟欲是逐三曰邪說之民白蓮結社黑夜相
期教主傳頭名下成千成萬越鄉隔省密中獨往獨來情若室家義同
生死倘有招呼之首此其歸附之人四曰不軌之民懷圖帝圖王之心
爲乘機起釁之計或觀天變而煽惑人心或因民心而收結衆志惟幸
目前有變不樂天下太平此四民者何代無之皇上約已愛人損上益

下則無聊者歸思無行者守法邪說者無所售其奸不執者不得行其志四民皆我赤子一失其心而墮其計四民皆我寇仇昔者胡元疆土大于我朝未亂之先天下強盛我太祖布衣單身提三尺劍唾手而得之者何四民之心胡元失之而太祖收之也

卓公時行曰盜亦有因非失業無聊自爲生計則逐利無厭公扞文網始則一二倡首繼而千萬成羣此如瘡毒始生急需扶剔無令滋蔓蔓則難圖矣督率有司務以保甲相覺察以鄉約相化誨此又弭盜之善術也

蕭雲舉曰越之病孰與山海二寇水寨起南澳至白沙星屯海島陸路起潮惠至羅旁棋列山菁年來海波不揚夜犬不吠則水陸二師爲之蔽也而安所恃保甲嗟乎以家爲鄉鄉不可爲也以鄉爲國國不可爲也以國爲天下天下不可爲也以家爲家以鄉爲鄉以國爲國以天下爲天下則民親民親則姦寢而不起姦寢而不起則寇無與召而毒吾境彼水師禦侮似矣而無能保海寇之不來陸師防山似矣而無能保

猶之陸焉舟可聯保不可蓄衆伏險于順藏動于靜愚以爲溪者咱兵之船當防之川焉密察繩糾幾見淵魚而化誨教道不若鸞鳳愚以爲藍田呂氏之約當習之鄉焉專習六博爰及干楯子未勝寇弁髦詩書萌芽未剪遂厯斧柯愚以爲古者社舉之制當講之社焉事制曲防糜盜手足天災流行飢饉薦鄰愚擁蟻屯勢惡能制愚又以爲朱子義倉之法當卹之保焉或曰若是則風俗同矣巧拙齊矣性情親矣關訟弭矣水陸二師不幾于靡贅乎嗟乎衆已聚者不虛散兵已屯者不徒歸是未可遽議撤也保甲之法行命之曰土著以資墨守而正如堵牆水陸之師命之曰客子以備輪攻而動如風雨攻守之形不相兼也願久之則兵勢稍輕兵禍稍銷何也粵自寇難以來人之望兵如禾黍之望陰雨也而兵亦自恃其力曰東南室家非我輩莫保有司浚民膏脂奉如驕子調發則所過躡轢毒如虐寇安居則笑呼營伍挾壓官府頌者柘之亂山東之變蓋殷鑒矣有如保甲威嚴團練良粹鄉遂皆卒比伍胥徒彼一悅巾吾則懷甲如子弟救父母又安所不克乎則是役也不

直可以防外寇且以陰折客兵不肖之心輕其勢于方張而銷其禍于未釁也

吳應賓曰世之議保甲者咸見以爲擾俗病民而無所用之然此非法之弊也行法者非其人也夫保甲之名雖自熙豐創之迺其制所從來遠矣周禮以五家爲比使之相保推而至于五州爲鄉因其民以用之于田役追胥之事管仲于齊亦以五家爲軌推而至于五鄉爲軍因有三軍之制秦漢之際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獄收賦稅游徼循禁盜亦比里族黨卒追伍胥之遺事也今以十家爲甲甲有長各鄉爲保保有正鄉大者或析爲數保鄉小者或併爲一保保統甲甲統戶有司督之而其長若正之廢置如網屬網如臂使指其與比閭有長鄉亭有三老嗇夫游徼非異意也故愚以爲保甲之行有三善焉夫盜賊之所以滋者法網疎而奸宄之出入靡所稽也今使同保之中鈎校而互察之捕奸者有賞不發奸者有罰人情鮮不自愛誰肯苟容者如是則奸宄何所入奸宄無所

入則盜賊不禁而自息保甲之善一也民生無常業則縱縱則易去而爲奸今保甲既行令各開其丁男之數與其衣食之業出入遠近之期懸書于門卽有游惰作奸不得而隱保甲之善二也無事而相與厲衆讀法勸善規過足以成禮俗而消訟爭有事則相望相助患難相恤親睦之情既洽則德讓之化可興保甲之善三也如是雖熙豐所建吾安得而盡廢之乃所以行之今而不善者其弊可知也夫爲一里之望者然後可以聯屬一里之人爲一鄉之望者然後可以聯屬一鄉之人而今之所爲長若正者則皆市井無賴人耳強者武斷鄉曲旣恣睢而爲奸至其弱者又闖茸而無能爲也此其爲弊一矣夫保甲爲民而設非以備公家使令也而今之爲有司者往往徒隸視之乃至調以他役假以別需民誰勝任此而樂于應也此其爲弊二矣此二弊不去則保甲終不可得而行愚故曰非法之弊行法者之非其人也誠欲舉保甲之法而行之也謂宜慎推擇之舉重責成之實乃使其籍在民而不在官官惟以時監舉之而已不得有所追呼以擾其下如此則庶乎其可不

然是亦熙寧而已矣

往行

羅性字子理以字行泰和人洪武四年舉人勅免會試授德安府同知先是有寇號糟李萬戶者以衆入府治刦殺郡守以下掠庫藏官捕其衆悉就戮獨糟李逸去久不獲詔捕益急踪跡所過宿逮繫數百人諸邑騷然先生初下車民有負一囊詣府言糟李實死矣此其遺骸也問死幾何時矣曰一歲曰始死時曷爲不言又驗其鬚髮皆在而皓然白也曰糟李年未四十此安得是耶答而逐之悉出所繫數百人諭之曰朝廷但欲得糟李耳糟李旦出卽汝等暮皆歸家何爲不自愛體膚乃甘受楚毒而庇一盜耶能從吾言今與汝等期十日獲賊卽汝皆良民衆叩頭曰府公欲生我敢不盡死力乃悉縱之七日生縛糟李至庭下民皆以獲賊勞而遣之

貝恆字秉彝上虞人永樂甲申進士爲東阿知縣隣邑盜刦人匿其賊古塚中冢旁耕民得之而解後被刦者識其故物執民送官民不勝拷

掠竟引伏秉彝問而疑之然非其所當理不得有爲會有商人過東阿被盜來訴秉彝併隣邑盜事以檄城隍神而嚴督畿察兵大索數日獲三十餘盜隣邑刦盜皆在耕民得免冤死

陳繼字孟承統縣人宣德四年舉人初爲建陽教諭歷官吉安知府時閩浙寇起屠刦其鄉聲聞遠邇吉安無籍貧民乘之攘奪巨室之粟者邑不下數百人更數日不戢相扇而起有莫知所至矣君適下車不暇上請卽督兵擒獲其首事者十餘輩皆撲殺暴示九邑聞之帖然安輯而復徐察平日惡聲著聞其勢終不過者如吉水劉蘭秀萬安郭効輩數人悉置之法由是奸豪斂跡無復有肆惡者人以爲得古人刑亂國用重典意也仇人有以此爲其罪訟于朝者陳公循在朝復爲陳其故得以辨釋還官

正統十二年監察御史柳華按閩時承平日久境內晏然未聞桴鼓之聲華至檄各郡縣凡城郭鄉村之中大小巷通道首尾各剏立一隘門門上爲重屋各置金鼓兵戈器械于其上于鄉村各立望高樓乃編各

居民爲什伍設總小甲以統率之夜則輪番直宿于隘門之上鳴鼓擊柝以備不虞有不從令者聽總小甲懲之而不悛者許總小甲聞官處治由是總小甲各得號召其鄉之人閭藩入郡蓋莫不然行路所至警備嚴肅氣象凜然若有大寇將至識者已知其不祥况所編總小甲率多強梗狡猾之徒往往別生枝節以侵奪于民沙縣有鄧茂七者及弟茂八時編爲鄉之總甲鄉舊有例佃人之田者歲還租穀外有鷄鴨之類以饋田主辭曰冬牲茂七倡鄉人譁之田主不敢與較旣而又倡議以爲鄉民佃田其合還之租各令田主自備脚力擔負以歸不許輒送其家田主因訴于縣逮之茂七等率衆拒捕不服縣乃下巡檢司追攝茂七等因殺弓兵數人縣遂以聞于上遣民壯三百人往捕之茂七等又聚衆拒殺官兵殆盡至是勢不容已乃刑白馬祭天歃血誓衆遂舉兵反時十三年之二月也旁近尤溪縣民亦聞風而起烏合之衆旬日間至十餘萬人于是僭稱王號僞署官職入郡騷動詔遣兵討之以都督劉聚爲總兵都督陳詔劉得新爲左右參將僉都御史張楷監軍賊

猶未下十四年復命寧陽侯蔣懋爲總兵保定伯梁瑤平江伯陳懋崇
信伯費釗爲副總兵都督范雄都督僉事董興爲左右翼總兵太監曹
吉祥陳蕪爲監軍刑部尙書金濂參贊軍務御史丁瑄張海紀功是年
二月茂七率衆來攻郡城與官軍戰于水南爲亂兵所殺福建始平景
泰元年其餘黨羅聖等復率其衆寇沙縣朝廷又命范雄及太監廖秀
奉御馬討平之鎮守刑部右侍郎薛希璉巡按御史陳員輅督知縣余
寬撫卹瘡殘招集流徙重建公署雖粗復舊規然凋敝亦甚矣朝廷推
究禍亂之所由始寅柳華于大辟當時巡按御史汪澄柴文顯并罹酷
禍君子曰鄧茂七之亂固或氣數然因柳華剋立保甲之法有所憑藉
而起則亦不可謂非人事致之卒至殺身亡家禍延生民罪及僚友可
悲也夫

石渠字翰卿號天全清河人成化丙戌進士歷官山東按察使嘗爲巡
道一日郊行遙見人影出沒林木中近復不見命捕卒搜叢林中得項
包僧十餘人解其包有物在焉鞠問之昨宿尼寺殺商人而奪其貨驗

屍賊皆服辜奏毀其寺尼配之鰥夫

殷重霄字近夫壽張人弘治乙丑進士歷官南京給事初令靖江朱鎧者死于文廟西廡中莫知殺之者忽得匿名書曰殺鎧者某也鎧素仇者某也鎧素仇某衆謂不誣近夫曰此嫁賊以緩治也密問左右與鎧狎者誰對曰胥姚明近夫乃集羣胥于堂曰吾欲寫書各呈若字視明字類書詰之曰爾素狎鎧殺之何耶明不覺大驚曰鎧將販于蘇獨吾餞之利其貲故殺之耳近夫嘆曰利重忘親交非其道者必兇嗟乎嗟乎乃殺明

郭淮字達遠號東泉□□人弘治辛酉舉人歷官永州府推官有江湖劇盜名一枝梅者以刦人畫梅而識之示人不測不敢捕也府君業嚴督捕役獲在獄不踰時又犯刦他邑被刦者以聞府君亟索在獄者視之三木囊頭如故也府君退而潛思曰異哉斯盜乎胡然身在禁內畫梅以驚恐人又在邑內外意必掌禁人潛得盜賄密約盜黨乃索一枝梅爲戎首可以行刦分子可以激人告圖脫先罪若計求安寧得有兩

劇盜兩晝梅者因以焚惑譏盜者耳目其巧爲盜而自脫固爾立取禁人與盜兩嚴詰之如府君意指府君遂重辟盜并辟禁人咸服其事聲聞上楚上楚至今以爲司理公神明之照云

韓福字德夫天長人□□□進士初知滑縣歷官戶部侍郎嘗爲御史弘治十二年出守大名郡自國家罷兵戊正統以後稍設民壯以通判領之然籍爲空額而已盜稍稍起福始定諸州縣番上之法而團操之又倣古爲保甲法每十家置一牌百家置一長以時詢察之盜賊滅跡道不拾遺鼓樓下嘗置認物亭令境內有道遺者一錢以上資投亭中許亡者認取諸州縣吏民以公役獄訟詣府者卒不解行李人入投衣囊亭中事畢各持去間遺旬日他吏民不敢越也其威名大率類此居八年以治平爲天下第一賜宴光祿兩入覲朝中吏士夾道指之曰此大名韓知府也人比之包孝肅云擢參政未上召拜大理寺少卿以都御史督蘇松賦亡何入左都察院偶坐他事劉瑾下之獄且籍上瑾覽曰是鄉人韓先生耶立出之與語大悅卽拜戶部侍郎福自是改心

曲事瑾矣與募籌策亞張綏遷左侍郎兼副都御史清理楚中田稅而斂所部賄累萬計饋謝瑾至則瑾已伏誅發其賄捕下獄論謫戍久之赦歸近九十乃死此弇州別記也康海作碑與弇州殊異又云時以遼東屯田清查失實改命先生往遼東事瑾卒以主授先生惟不知指故瑾益怒先生遂免官歸此正德四年七月事也先是先生在湖廣資緣者賂瑾則以先生封皮比行後一年瑾伏誅竟以湖廣封皮坐累謫戍固原至今上卽位始赦還西安前衛在田二十四年卒

王鑾字汝和號西治吳江人正統辛未進士試政吏部太宰遂菴楊公急于知人令試政者各以文字呈時逆宦就誅流賊甫平尙爾多事公以夙昔諸作不能發所欲言乃憤時作原治上下篇大旨謂今之賊盜多臣下所致言路不通守令非人監司惟利于趨承撫按不覈于實效而恤民弭盜之方至悉且切至于根究則欲禁奢立禮敦教化嚴貪墨以正其本太宰見而大奇之卽補文選主事舊例必他司調補無進士徑授者太宰蓋急于用賢云公居文選秉公持正不輕與一人言而人

亦無所望武皇南巡公疏諫竟死杖下

王少司寇大用正德丙子嘗爲廣東按察僉事順德增城香山各沿海諸村晝夜寇蹤跡奇詭公令自別所業長正互覺舉凡游手暴民者皆爲眞盜後遍歷其境發隱搜匿獲眞盜三千二百有奇

王科字進卿沙縣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歷官工科給事中初令藍田邑僧有少壯者悉以境內尼配之督令還俗藍俗婚禮論財女有踰三十未嫁者咸令省禮成婚舊俗大變及科被徵所生男女幾百餘攜抱于秦嶺拜送感飯僧之夢諭城門守若遇遊僧令詣縣居數日果有十餘僧至守收之科隔別審究一人泣下曰我婦人也爲羣僧所掠受污久矣幸公脫我乃置羣僧重典而還婦人于里由是邑中有神明稱

汪一忠字正叔歙縣人嘉靖甲辰進士歷官江西副使初爲開封府推官時有郵亭老人陰殺無辜欲按之無狀會行郡老人謁正叔目攝之屬有訟老人他事者正叔厲聲曰老人有重罪顧不訟耶鞠之遂得殺人狀老人伏辜餘皆股票

蘇僉憲志仁嘗以池州府推官攝寧國府事時有僞爲楚王世子游者
所至如乘傳東至寧君子與見也使人言于王曰法王者非君命無出
境大夫不越鄉而交今大王世子不厭風露而辱臨敝邑下使竊守封
疆義不敢幸見世子願大王急召世子王報曰此非寡人子也因擒僞
爲楚王世子者發兵送之楚江東南大安

戚都諫賢令歸安暇日入郊野問民何所疾苦其在豪右朝聞夕發焚
雞不貸自謂縣令得近民除道失拊巡意斥去從衛以二隸導前卽市
肆交易雞猪羊牛布縷果薪充溢街衢不得收斂民旣稱便而壘斷罔
貧弱者倉卒不及掩避卽易暴露民嘗夜被盜未曙君謁廟出河側聞
舟中密語曰某之盜藏某所不識有司能覺否天且明遣人獲盜賊來
具如所聞被盜家猶未知也

李公渭知韶州府先是韶有二源之役萑苻之警未殄公集諭僚屬諭
之曰夫子告康子不欲二字千古弭盜之本儻多欲則身爲溝壑竭民
脂膏不足以填之百姓安得不弭盜山中盜易弭心中盜難弭敢忘自

責聞者悚息

馮汝弼字惟良平湖人嘉靖壬辰進士以給事中言事謫潛山丞爲常熟令徙餘干邑北有黃圻埧密邇鄱湖乃鹽盜出沒之所家置十槳船鼓行如飛追攝不及當道患之公曰是在其爲患之具耳下令居民凡有十槳船者卽爲盜無者爲良民隣不舉連坐舊有而今毀去勿論不數日皆爲農船

張養浩授堂邑令罷舊盜之朔望參者曰彼皆良民飢寒所迫不得已爲盜旣加之刑又以盜目之是絕其自新之路也衆賊感泣互相戒無負張公

覃太僕應元嘗爲副使兵備長沙盜駕舟出沒衡湘間卒不能捕益束其勢顛越人于貨公令哨船皆建大旗其上哨卒以號衣爲識分蕃巡緝所往來停舶處津吏署狀馳報卒不能逞盜遂息

御下

前言

劉誠意嘗作官箴二篇其一曰在昔隆古分封國都付之以民俾勿養
瘠上下協心各保乃區明庶考績昭哉範模秦廢聖制代德以狙刀筆
之權始歸吏胥弄法舞文聾癡瞽愚流波至今一任簿書行立公庭如
雁如鳬我欲是求我利是趨揣摩官情以逞覬覦官惟好貨我甘以苴
官惟好名我逢以諛官惟好畏我疑以□官惟好情我淫以娛官惟好
猜惑以多途官惟好威道以倍□語默有爲俯仰有須規容察辭助忿
承諭法度盈口姦邪滿軀蠱智迷昧欺痛陷迂俾姦作惡以紫爲朱未
獲官心嫗嫗輸輸亦旣獲止如登天衢傲兀士民憑陵里閭惡積禍來
官與之俱人有恆言遇吏如奴堅防固隄猶恐或箭矧曰聽之百姓何
辜是用作箴敢告僕夫

薛文清曰待吏卒輩公事外不可與交言

又曰待下固當謙和謙和而無節反納其侮所謂重巽吝也惟和而莊
則人自愛而畏

又曰心不可有一毫之偏向有則人必窺而知之余嘗使一走卒見其

頗敏捷使之稍勤下人卽有趨重之意余遂去之此雖小事以此知當官者當正大明白不可有一毫之偏向

湯沐曰予頃備員臺侍時凡撥到辦事吏典除呈印送印報朝隨朝此外更無別項遣用如私舍間有供事須預省知且有飲食之犒彼方樂用今則不然出而訪客則隨馬挈衣入而在家則守門接帖此在堂老尙有不忍若是其遇者彼方甘焉此雖吏役之貴賤亦可以占世道之重輕也

于慎行曰崔胤謀誅宦官其畫已泄宦官懼誅將謀不利于上上召韓偓問之偓擇其尤無良者明示其罪置之于法然後撫諭其餘許其自新庶幾可息若一無所問彼必知陛下心有所貯益不自安事終未了上善其言而不能用也大凡行軍御下事勢危疑人心反側不有所誅衆心益懼故必有所不貸然後信其有所不誅而可以安人心耳末世不能及此往往以姑息含容養成禍亂此非其明鑒哉

往行

洪武九年中書省言福建參政魏鑑瞿莊答姦吏至死上賜璽書勞之
曰朕觀自古天下之治亂在于君臣能馭不能馭耳若君能馭臣以禮
臣能馭吏以法則治君不能馭臣臣無以馭吏則亂或云胥吏下人何
預治亂是大不然吏詐則臺政蠹則民病朕嘗著令凡吏卒違法繩
之以死此令行之已久奈何貪官動爲下人所持任其縱橫莫敢誰何
以致民多受害今丞相奏福建兩參政置姦吏于極刑所謂惟仁人能
惡人也斯民庶幾有賴矣故特往諭之爾尙慎終如始乃能其官

方太守克勤知濟寧府日府召州縣官屬胥役皂隸往往索賂無厭先
生下信符置郵無敢不至者信符之籍以印識而中分之吏托日月稽
違以媒利先生私藏之緩急有程一自己出復行其法于封內一以信
符召民民得并力耕桑襁來歸者相望于道

王太宰恕爲巡撫時革年俸之煩苛復周文襄之舊政民皆樂業惟宦
豎權豪爲敵如水火之不相容每御府縣小官少所黜罰嘗曰此輩去
此輩來無益于事徒費迎送耳眞得大臣體

趙司空嘗知濟南府府有黠吏能舞文爲政盡守莫能制公預選吏農性朴敏者教之法律踰年得可任者二十餘人遂盡逐積猾吏宿弊革殆盡

察案

前言

湯公沐曰浙江鄉舉正德丙子監臨鮮文鄉冕南省連登者十九人內發詩書春秋三魁蓋皆前所未有者予時濫提調竊自慶焉次己卯監臨張元素繪連登者未發魁數僅減其一兩舉皆提學劉德符瑞所選士也而鮮張實同巴縣與劉皆蜀人豈和協于推轂而故得士若是其盛也若廣東己卯連登無一人時監臨則毛鳴岡鳳提學則余子華本榜未揭而訐奏已聞故無怪其然者卽是觀之天下之事成于同而敗于異吾人之氣乖致異而和致祥恐不獨廣浙之薦舉然也

張居正與□□□書曰近有人言公與督漕不協兩家賓客遂因而鼓煽其間僕聞之深以爲憂甚于虞洪水也夫河漕皆朝廷所軫念者也

二公皆朝廷所委任者也河政舉漕運乃通漕運通河功斯顯譬之左右手皆以衛腹心者也同舟而遇風櫓師見帆之將墜釋其櫓而爲之正帆帆者不以爲侵官櫓師亦未嘗有德色但欲舟行而已二公今日之事何以異此唐虞人才非獨異于後世也良由舜禹以堯讓之道倡于上合九官十二牧爲一人以共熙帝載故治功獨隆禹之功地平天成萬世永賴及將收攝舉天下之重而讓之臯陶叮嚀反覆惟恐臯陶之不己先也然禹以是而益聖而頌其功者至今不衰故曰旣以爲人己愈有旣以與人己愈多近時士大夫有不才者不少惜哉不講于此道故治亦不古若夫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僕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僕願二公之留意也朋友之誼所宜切磋故敢獻其愚惟公垂聽焉于慎行曰任延對光武曰忠臣不和和臣不忠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光武深服其言愚以爲此延阿世之語也光武明察御下方以制馭爲權而延語適合之耳夫和者未必不忠而不和者未必忠顧其公私何如不忠者和與不和其機一也其和也以權利相比唱附和以蒙主之

聰和亦不和也忠臣則不然其和非雷同人心無競耳其不和非忿戾志有所持耳此同名而異情不可不察也嗟乎光武以湯武之仁而延挾商韓之餘瀝以澆之何其細哉

李卓吾先生守姚安時有賀同僚序曰昔先蔑使秦荀仰爲賦板之三章而告之曰同官爲僚吾嘗同僚敢不盡心乎夫古之同官者其寅畏恭愼如此則曷故哉蓋同官爲僚同寅爲恭臯陶所謂同寅協恭和衷是也夫其必欲彼此同寅而小大協恭者非求以免罪而遠謗也蓋期以集事而盡人之能也是故爲己甚逸而爲人易從由此言之則自知效一忠等而上之不可易也舍此則自用之不暇矣而暇以和吾之衷也哉且天下之事亦無庸于自用爲也金木土穀爲物不同而同于爲養工虞教養不同爲事而同于爲用是故執一物者名一物惟物物乃不匱稱一事者正一事惟事事乃不勞彼役任其獨智而不知大同于人者非惟身之不暇而亦其勢之必不能也譬之一人之身而手足異焉時持于屢索奔于掌則手足廢矣聰耳而聽之目則不聞明目而視

之耳則不見雖有師曠離婁必不能以易任功而責公輸子以聲音則倍矣誠知耳與目皆身也雖彼之能皆我之能雖此之能亦不足以病彼之不能則恭自協而衆自和夫恭之協矣何寅如之衆之和矣何協如之予嘗持是以遊于世蓋深有可笑者焉方予之在春官也與涇陽蕭君同首領諸大夫于是蕭君無事予亦暇逸既遷刑曹雖有公理矣然粵司有長余之暇逸猶故也蜀司有僚予雖不欲暇逸焉又不可得也蓋當其時雖予亦莫知所爲而不覺啞然自笑焉以是知我者謂我之能得朋則竊爲我幸不知者則以我爲笑宜也而不知吾之不以足持而手行也以手足皆爲吾用而予若無用焉耳使予而有用耳目之一司也非所以寅畏恭慎敬同官而盡以人事君之心也此同寅之道也卑陶之所以矢謨而荀林父之所以忠于晉也而何有于爲郡乎今姚名爲郡而民奚易治也予旣承乏來此矣其又敢自用乎是故苟無寮也吾猶將請如蓋公者避而舍之而曰與父老嬉遊鼓腹于其側況同寮周公以通敏之材濟弘遠之識朝夕恭慎不懈于位者予是以益

信予之能得朋蓋真有所幸也

王士性曰臣聞自古致治之世至成周極矣而當時所以惓惓于稱述者則惟曰同心同德蓋天下無皆是之理非必君子小人議論判然不同也卽衆君子濟濟在位而其議論亦各是柄鑿不入也要在各求國之公是而後可以稱一心漢唐宋後稱治者莫過于宋慶曆觀其時韓范富歐輩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爲和氣諸君子之所用心可知也皆是天下之事持天下之公是而不爲私議故捨進退無成心元祐之後非不多賢然各不免自是而其用意不相通一不勝則以客氣乘之而以國是爲賭勝之具議論爲構訟之場故黨之成諸君子咸紛紛忿爭而國事亦因以壞故明道深嘆乎吾黨之激成也

曹于汴曰今天下一家比肩事主所當戮力同心不宜分別歧路乃趙邦清被論則以爲有所黨害及邦清申辯人亦謂有所相比觀諸疏詞可以概見臣之私心竊謂何必爾哉何方無君子何方無小人何縉紳之庭無賓客要在就人論人就事論事胡必展轉搜尋自分町畦今則

因形及影終恐弄假成真臣懼相激而相附互角而互抗迭軌而迭排局面偏而成心勝朋情重而主恩輕公事緩而私隙急或斥爲小人之黨而概絕之且非棄瑕用瑜平情應物各盡其才之大度或不察其非小人之黨而概絕之將使良臣重足善類解體漢之黨獄可興唐之清流蒙毒而國家之元氣耗矣豈不痛哉

往行

徐鼎字宗器其先自臨海徙于廣州父椿攝南恩州同知遂家焉洪武四年鼎以薦舉授陽江縣教諭鄆縣知縣先是鄆縣有縣丞鮮于去僞夫妻繼沒遺幼子女主簿徐昇育之鼎爲經紀還家

萬虞愷嘗爲無錫令時有簿某責廉中蜚語當去公慷慨率吏民爭之不能得乃解其印綬置直指廷中拜且辭曰公卽不聽令請行矣直指初怒卒斂容謝公簿亦竟全

蹇公義字宜之初名瑤巴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歷官尙書諡忠定永樂九年時議放交趾公及夏公力言祖宗疆土不可棄上不聽命擇人使

交趾公薦伏伯安西楊語夏公伯安不可使公當榻前力爭當是時上猶信任夏公比召諸大臣入議公又薦伯安上顧元吉云何諸大臣對曰不可公曰伯安有口才羣臣不及上又顧問士奇云何士奇曰伯安有穢行無學識遣使必辱國上從二人言不遣伯安使公亦不以二人爲異己

祖述字尙賢昌黎人以太學生任福建參政永樂元年左遷嘉定知縣時簿朱誠有廉名爲奸黠吏所誣奪官特爲奏雪而擒治誣者故僚屬競勸俗用丕變焉

章少宗伯敞在刑部時有同官尤許二人坐累謫戍邊君資之甚厚後又汲汲欲拔之旣而許果膺薦爲御史沒又爲之經理喪事恤其孤嫠尤旣老遣其子代戍而倉甚乃贈以衣裝金帛且遺書所親在邊者令周之

章瑾字用欽會稽人少宗伯敞子宣德丙午順天鄉舉癸丑科乙榜上慮有遺才命韓林復選二十四人卒業太學瑾與焉正統初進士初授

禮科給事中歷官禮部侍郎有同官衡陽王伯宣者以丁艱倉猝去所
留車馬第宅不能自顧用欽爲綜理如己有寓所得直還之不遺纖悉
黃琛字廷獻將樂人正統己未進士初授戶部主事歷官南京戶部侍
郎持身廉潔服御儉約衣無華靡食無兼味出入儉輿羸僕所居廳事
僅容旋馬與人無競同官尙書鳳陽陳公俊至無室廬公卽他徙以所
居讓之好施予僚屬有被誣之京貧不能行者卽以白金若干兩助行
馬太常紹榮在西省日與永嘉姜立綱同僚最久並以能書名姜善子
昂先生善宋克爲一時宗其陞少卿也立綱以出身布衣不得齊官諸
老憐其年深曰不益馬君微姜君地奈何先生聞之往告曰願捐一級
與立綱齊故馬得太常姜得太僕姜拜曰吾顧不能窺君際矣

劉會字嘉會英山人正統己丑進士授戶部主事己巳大駕北征主事
羅坤當扈從母病難其行會坤同科且友善乃請代往遇土木之變會
獨周旋左右遂罹慘害景泰初奉勅嘉獎忠貞可憫良切朕心膺其子

劉瑞儀入監

高明字上達貴溪人景泰辛未進士嘗爲御史庚辰劾天述下職官御史趙明爲疏首實出公筆辭頗激上詰主筆者公請獨任不以累趙都御史寇公深素重公從容言累年彈文奏章皆高明手出幸不以細故爲罪上曰是能御史也置不問

彭司寇詔自在郎署卽有才名時外戚周氏言民家占其田土憲廟命公往訊公意謂未有以平民而敢侵貴室者悉以田土還之周銜之言于上逮繫詔獄時有李御史綜亦以同事被收每就鞠公輒昌言曰差失皆小人御史無預如此者再三久之洎詔獄者曰爾持正如此乃君子吾輩今爲小人耳遂爲白其事于朝乃還任

余統字承之新會人成化丙戌進士授行人擢南京監察御史有奉使者托以妻子統避居僧舍俟其使有明文

宣景字汝昭嘉定人授經里中邑之治詩者多出其門如龔尙書弘其高弟也成化間以鄉貢謁選得廣之惠州府同知尋丁外艱其補陝西西安以都御史王恕之薦也王見所試文愛之謂必端士及在郡果以

廉惠稱時御史李興屬推官袁經按一貴人獄反爲所構事連御史景乃私謂袁曰吾已衰無復當世之志君年少前程方遠欲因以就君明日于衆中慨然奮曰誤二君者景也卽日投劾歸旣而告人曰吾豈爲袁李棄官哉誠不欲令御史爲人所撓使法不得行耳袁後爲御史按吳思有以報之景言不及私袁嘆曰吾至蘇州不撻一人卽此所以報公也

廖中字用中順昌人成化乙未進士拜刑部主事初刑部尙書林俊筮仕與中爲同僚俊乞斥奸僧繼曉憲廟震怒下錦衣逮治舉朝驚愕無敢目俊者中乃慷慨日臨視令其弟代供餉不休及其蒙南竄又遣一僕供服役直抵謫所而歸人有警止之中曰人死且不惜吾何顧官爲聞者壯其言中卒俊爲誌墓有山水亡琴之嘆

何公遷字益之德安人以進士歷官南京刑部侍郎嘗爲南考功且司大察故事考功郎不與他曹接卽投謁亡所報報或僅一刺不入又不與他曹卽會日呼曹吏胥抵郎陰事以故郎往往見劫吏亡能取者公

時出從他曹郎游亡間又不呼吏胥撻郎陰事而奏牘下亡不稱明者
卽被謫人亦帖帖心頌

楊茂元字志仁鄞縣人楊文懿公守陳之子成化十一年進士歷官刑
部侍郎初授刑部主事同年楊仕偉者爲同部主事中貴汪直誣以受
賄事結徵職仕偉以乃祖太傅公恩賜銀四十兩輸之不足又稱貸以
益時已直莫之敢與公乃違衆假之隨署其封曰刑部主事楊某俸銀
四十兩直見之嘆曰好胆氣仕偉之誣遂白

謝公遷字于喬成化十一年進士歷官大學士諡文正成化弘治間翰
林聲望最重者吳文定公及公二人皆進士第一人儀幹修整文定溫
粹含弘公明楊亮直文定詩文尤有古意一時並負公輔之望丘文莊
卒文定適憂去公入內閣十餘年間號能持正不失爲賢相文定竟不
得入內閣洛陽爲首相公數言文定洛陽曰吾且去用之未晚他日又
言又曰我且去用之未晚公曰吾豈能私原博耶顧渠科第先子年齒
先子望實先子予越次在此慚焉故言之而公終不聽耶洛陽笑而不

答正德初天變輔臣皆上章自劾公求去不得復上疏薦文定及王文恪自代嘉靖己巳起公于家初大學士費宏以衰病將乞休曾具疏舉公自代宏去而還菴楊公又以公薦意若虛元佐以遜公者天下皆相慶公復入而賢遠庵之能讓及公至京而還庵以官視公爲尊不肯處公之下乃竟違初衷輿論頗少還庵然公盛德不與之較也

弘治中周文端任吏部左侍郎諸司以災異言事吏部請早視朝勤聽政節修費省遊幸止貢獻而黜樂戲一事尤激亦出公手後跡爲此草者以問尙書耿公裕曰宜以實對耿曰吾爲尙書不宜他諉時論蓋兩賢之

今制刑部有提牢廳置獄吏若干員典守獄囚月更一主政總其事凡囚自大辟以下繫獄中者日給糲飯之往獄吏相沿取囚飯餘豢養豕肥則屠之分食先是堂卿或未知之故亦無禁也王陽明先生筮仕刑曹適輪提牢覩諸吏豢豕惻然恚曰夫囚以罪繫者猶然飯之此朝廷好生浩蕩恩也若曹乃取以豢豕是率獸食人食矣如朝廷德意何欲

督過之吏跪伏請寬且諉曰相沿例也亦堂卿所知先生曰豈有是哉汝曹援堂卿以自文耳且卽日白堂卿堂卿是其議先生遂令屠豕割以分給諸囚獄吏到今不復豢豕云先生晚年在告家居同里有官刑部主政管姓者習其事一日侍先生喟然咨嘆曰先生平生經世事功亡論諸掀揭之大卽筮仕刑部時屠豕一事至今膾炙人口云先生聞已聾蹙曰此余少年不學作此欺天罔人事也茲聞之尙有餘慚子乃以爲美談諛我耶管不達曰上宣朝廷之德惠下軫囹圄之罪人本至德事也先生顧深悔之以爲罪過何也先生復蹙然曰此時憑一時意見揭揭然爲此置堂卿于何地耶只此便不仁矣後耿楚侗公貳刑曹時曾舉此以語友人友人問曰然則豕當終不屠耶耿公曰藉令先生知覺後處此必微婉默運令發自堂卿不使善歸己而過歸人也

楊文襄旣致政歸嘉靖四年起公復巡撫陝西後入閣初張桂二臣恣肆著聞上亦厭之每降諭懲戒言官多有論劾八月十三日給事中陸粲上疏極陳其罪狀有浮于錢寧江彬者上怒欲重罰二臣又念議禮

之功革柱散官致仕令張暫回家省過十五日早上忽降勅諭宣揚二臣罪惡于午門百官聞之動容公在家聞之亦愕然驚訝越二日桂先行次一日張乃行縉紳無一人餞于祖道惟路有人揄揶之者又一日上問公曰璉可留乎公曰朝命方下諭示初宣未可遽變且璉妻久亡每欲歸葬莫若待其回家葬畢詔取回京則公法私情兩無損矣于是璉深感公不爲將順請留又以陸粲之奏疑公所授方二臣行時卽私謀于霍韜韜懼有齒寒之勢遂上疏毀公于朝宸璉尙不爲惑次日降旨追還璉于道公求退愈切上屢降溫旨慰留至九月初內閣無人辦事公姑強出一二日且將與璉暴白衷曲卽引歸霍懼公出不利于己復上疏誣公上始有投行之疑矣璉回京見公偃然自負曰若吾在閣韜敢有是言耶公笑不答再疏乞歸上乃俞允命馳驛去又遣中使賚賜白金五十兩蟒衣四表裏

吳山字靜之號認菴吳江人正德戊辰進士歷官刑部尙書嘉靖戊戌以蜀撫徙贛州中道擢刑部右侍郎旣得命人謂公宜急趨朝便公謂

日前巡撫王公俊守予代者將期矣予弗往復守代予者是予處其逸而王公恆勞也乃竟抵贛人稱公爲長者

呂涇野先生椿旣入翰林力學慕古時逆瑾用事以先生鄉人欲引先生爲重啗先生驟與卿佐且援先朝故事得入內閣先生遜避不與往來瑾憾且中傷先生會瑾敗得已嘉靖中夏貴溪怙寵負才傲睨一切顧獨欽心先生先生還南少宗伯時貴溪贈先生詩云天下有道惟涇野其尊信也如此而貴溪故與霍文敏交惡文敏之爲南宗伯也時先生爲貳文敏時時囑語貴溪先生常承間規諷謂非大臣體乃文敏疑先生爲夏黨卿之所以加先生者人多爲不堪已先生以考滿來闕下時貴溪方柄國得先生甚歡亟欲援先生助己一日延先生飲座中數持文敏短至謂不可一日近者先生毅然曰霍君性雖少褊故天下才也公茲爲國斂才卽當推轂霍君奈何以才朽棄連抱耶貴溪則以先生衷附文敏而異己大不悅先生以是竟數歲不遷卒以廟災策免

太宰默泉吳公鵬筮仕都水主事提督徂徠泉前任爲湖州陳公良謨

公特訪之別時問曰兄何以教我陳公具一小冊題曰交新忠告條于左曰某事吾所經畫頗當君宜仍之某事宜于前而今有弊吾欲改未改君宜易之某人可用君用之勿疑某人不可用吾欲黜未黜君宜黜之九十餘條吳公初至按冊試一二衆以爲宜乃遂悉措諸行人翕然稱善吳公後官冢宰以是與陳公爲相知餘姚楊二擅撫亦以都水管理濟寧以南開河代者爲李某二擅亦告之如陳公所以告吳公者李唯唯而心卽之向人曰楊君聖人也三代相承猶有損益渠必欲吾一遵之何耶李後爲考功郎竟索楊公劾去其官夫楊與陳之忠告一也一爲相知一成仇隙何相懸若是亦視夫人之所遇幸不幸耳而二公之所存固可知矣吁進言者亦視其人哉

韓公世能字存良號敬堂長洲人隆慶戊辰進士改庶吉士爲館長歷官禮部左侍郎時同儕皆海內英俊性習各殊而公專以誠長者調劑董率靡不稟受程約以通經致用相切劘無少長疎昵終始如一家人蓋自館選以來所推轂館長馬文莊公而後惟公繼之趙文肅公時

爲館師剛介絕俗意不可一世然獨注意公曰韓存良佛地中人其堅忍乃可大受當散館時文肅力薦公授翰林編修國史

陸化淳字君復常熟人萬曆壬辰進士歷官贛州知府先守金華烏傷令故循飭直指臨婺甚賞識擬置薦列後突中蜚語固詢之于公公力爲解不入公因求解職曰外物可輕良吏不可誣直指因復詳求其實會得事寢顧不知蜚語起由司理也總憲李公悉察隱曲深惡之當計吏司理遂褫職公謂吾第令直庸知曲吾僚不去人且中傷我遂投劾歸

謹謫前

前言

湯大理沐曰近見京職或以論列註誤落外者凡遇按部每每不相下如在閑散有專急之委輒亦推辭不承應噫可怪也夫素位而行勤職而知亦君子人臣之分今若此則以前日所爲自足而銜世矜能怨天尤人之機露矣予濫臺侍幾內考適忤逆瑾調武義隨牒而往卽以爲

于崇德者爲之嘗自書聯對于衙舍云呼爲牛馬應牛馬種得豆禾成
豆禾百里溪山成吏隱十年踪跡付官評成敗利鈍皆所不恤不知今
之人又何異于區區也

于慎行曰呂祖儉有言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故履者固不足言因世
變而意氣有加者亦私心也此數語乃大公至正之論切中沽名之弊
近世士大夫以氣節相高不恤生死往往視廷杖戍遣爲登仙之路一
遭斥謫意氣揚揚目上趾高傲晚一世正所謂意氣有加也聖賢處此
必不然矣且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不得已而犯顏力諍惟望君心開
悟有益國家乃人臣之本心萬一不見信縱身被竄謫亦所不辭本非
逆料其不從而以一日之軀博千古之名也且夫人主之賞罰乃人臣
之榮辱如以其爵賞爲辱而逃之若賊以刑責爲榮而嗟之若飴于己
則有辭矣如君父何天下以其君父爲僂辱而賢其臣子豈進諫之心
哉故人主之爵賞畢竟當以爲榮而不以其道得之不處可也人主之
刑罰畢竟當以爲辱而不以其道得之不去可也知此則因世變而意

氣有加不但成一私字亦非臣子之義也

張居正與□□□書曰天下事有欲速而反遲求得而反失者公是也公昔在鄖臺有惠政無端以誣世所共惜薦言屢至召用有期公乃急于求進若不能須臾少俟者異時撫臺有缺僕卽以公屬之銓衡乃當事者對言此公才信可用獨奈其竿牘頻仍本部以是引嫌不敢用之而僕目是亦默慙沮不敢復言公事矣此非所謂欲速而反遲求得而願失者乎方今明主在上方博蒐賢俊以興太平之治僕之求士甚于士之求己雖越在萬里沉于下僚或身蒙訾詬衆則指嫉其身果賢亦皆剔滌而簡拔之其爲賢者謀也又工于自爲謀公聞之往來之人豈不誠然乎哉胡乃不以賢者自處以待僕之求而用市道相與餽之以厚儀要之以必從又欲委之于私家道之以難卻則不知僕亦甚矣古人言非其義而與之如寘之壑中誠不意公之以僕爲壑也以公夙所抱負又當盛年固時所當用者此後闔門養重靜以俟之弓旌之召將不求而自至若必欲爲流俗所爲必將揚言于廷以明己之無私則僕

卽陷于薄德而公往往無嚮用之路矣是彼此俱損也特在夙昔至契敢直露其愚

往行

孫黃字仲衍南海人洪武戊申廖永忠爲征南將軍徵典郡教庚戌開科三試皆高等賜進士出身授工部織染局大使被選爲翰林典簿補平原簿以事逮繫有旨輪左校板築望都門嘔吟爲粵聲監者以聞召至誦所爲詩率忠愛語特命釋之十五年拜蘇州府經歷二十二年謫戍遼東怡然就道的酒賦詩無異平日都帥梅思祖節鎮三韓素聞黃名迎置家塾是歲以黨禍見法人勸其上書自明黃不答賦一詩長笑而沒

方太守克勤字去矜台州寧海侯城里人弱冠徧窮廉洛關閩遺書至正間嘗入塲屋言國家利害無所顧忌有司不敢取遂入山不出至我明歷仕濟寧多善政有知曹縣令程貢嘗以不職被笞心銜之上封事言狀詔御史楊通廉按楊程故人恐程坐誣罪易民脈潛索先生過事

踰兩月無所得乃捕府中卒吏盡繫之榜掠無完膚無一可問者楊更與其吏謀誣先生用倉中炭葦時十月固未嘗附火而葦則苦公宇垣實無私用者先生不與辨遂就逮民號呼填道隨行百餘里者將數千先生次子孝孺上書政府大臣願以身爲軍贖父罪不報竟謫役江浦會空印事起吏又誣及之孝孺復舛疏將伏闕上訴而先生沒于京師九年十月二十四日也

石允常字恆德浙江寧海人洪武甲戌進士歷官河南按察司僉事廉介有聲人稱石清潭分巡某道微行民間聞哭聲甚悲允常廉知其女爲閹宦逼奸而死受其訴聞于朝捕宦抵大辟羣宦銜之巧構允常左遷常州府同知俄北師起允常棄官歸文皇帝卽位追論建文間廢毀周府官僚事逮至者五十名獨允常鍛鍊百端堅不肯服繫獄二年免死謫戍中屯衛躬擐甲胄幾三十年年七十代還過南畿感愴病卒于舟中

劉端王高皆江西南昌人同建文二年進士同以刑科給事中遷大理

丞靖難後坐縱方孝孺息樹陰皆剝鼻死或曰高爲刑部郎中

周戢方鳴永樂甲申爲國子學正上以漢王失德由輔導不得入詔選端直之士爲之輔遂擢先生漢府紀善先生亦慨然以輔成王德爲己任時王府有從征軍三千人不隸籍兵部又據有諸衛艸場縱下人于外攘民物所爲不法類此者先生輒具諫王雖面從而心忌之且王素蓄不臣之心雖開寶賢堂名爲延問羣臣之所實欲招致匪人以經營奪嫡計先生心知之作寶賢堂箴累千言寓規諷之意其中冀格其非心王益忌之會駕北巡王擁重兵出入威震中外先生言王宜抑兵威退守藩臣之禮無啓疑心遂激王怒明日令守衛無故詬先生先生不堪其辱以白王王令質于儀衛司已而獨送先生于朝下錦衣衛獄欲治以重辟時仁宗皇帝以皇太子監國詢知先生以數諫王得罪非有他故降爲常州儒學教諭焉

王愷字時舉蒲圻人永樂甲申進士歷官參議知江寧縣以修永樂大典擢左春坊左中允贊輔仁皇子儲宮漢庶人扈從北征陰謀奪嫡構

陷宮僚悉下于獄愷與石首楊文定公泰和王文端公拘噴室中誦讀不輟仁宗登極同被逮者擢置樞要而愷適以母艱終制宣德初起復調補廣西僉事

吳璽字信玉邵武人永樂戊子中鄉試擢爲武選主事歷官戶部右侍郎正統壬戌之秋外夷來獻馬邊將請增騎士以示威上臨朝問戶部馬之來幾何邊兵所乘幾何日用芻豆當幾何今邊兵所積總爲數幾何果能不窘于用否尙書侍郎倉猝未能對上以爲不恤國事謫威遠蓋欲磨礪以進之也公感恩念咎惴惴不自容曰臣實負國罪當死荷聖德如天曲容之敢不圖自新異少報萬一

黃豕宰宗載嘗爲湖廣僉事永樂己丑車駕將北征遣都指揮吳玉徵兵湖廣土官貪暴失期上爲按察司官不糾劾于是公與同僚皆坐累謫楊青驛公處之如平時遣一力受役而躬自執爨未嘗有不豫暇則閱書史以吟咏自娛

文皇北巡漢庶人日夜欲謀奪嫡乃以飛語動搖監有聞文凡十年公語

家人曰此長麻線也不足多慮獄中有省愆集自省錄獻陵卽位始出獄

漢庶人謀奪嫡離間宮僚楊文定下錦衣獄凡十年家供養數絕又上命叵測日與死隣公方讀書不輟難者止之曰勢已如此讀書何爲公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五經諸子讀之凡數十回已而得釋晚年遭遇爲國老大儒朝廷大制作多出其手實有賴于獄中之功蓋天玉成之如此

陳公祚字永錫直隸吳縣人永樂壬辰進士爲庶吉士拜河南右參政爲政務持大體惠愛在民嘗與臬司官交章言事謫太和山佃戶至則躬自耕作人所不堪而處之裕如凡十年仁宗卽位詔吏部起用會晏駕不果

陳循字德遵太和人永樂乙未狀元及第歷官文淵閣大學士英廟復辟杖循百戍鐵嶺衛軍爲民天順五年十二月循自軍中遣人上疏自陳臣恭事列聖歷三十五年官至戶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正統十四

年八月因贊立東宮陞臣尙書仍兼學士老年遭逢邸王因臣原在內閣辦事能曉制書體式仍舊任用其實可否事情自有親信後進之人臣論事不能迎合每見疎外天順元年正月十四日因邸王不出臨朝卽與高穀等議請復立東宮令吏部集百官具題本以進內批不允臣言必須連進數本至允乃已十七日本已具未及進而各官已奉迎聖駕登寶位矣臣等當時雖知邸王有疾然實不知其不可起惟石亨一人于十二日夜宣至齋宮榻前受命代祀親見病勢難起是以十四日會議時亨佯言上有病休去煩瀆陰與所親厚者密議迎復可得大功賞臣今思亨等但欲濟一己私情不顧全國家大體况神器大位皆皇上親受固有之業誰得干預六軍萬衆皆皇上素所撫養之人誰不歸戴當天與人歸之時使亨果肯以邸王病重言之羣臣各具朝服進表備法駕大樂恭詣南宮迎請皇上下副羣情臨朝以安萬姓非但使宮禁內外不至驚駭且顯天與人歸之盛美爲天下萬世之偉觀而亨等陰謀詭計不及乎此卒之自取乎禍敗宜矣臣服事累朝曾効微勞實

爲亨等所排擠今幸亨等結爲表裏者相繼滅亡朝廷清肅可伸冤枉
伏乞皇上矜憫放回原籍爲民使得老死鄉邑疏入上曰循歷事朝廷
年久曾効勤勞而爲石亨等挾私誣害今覽其所奏是非明白情實可
矜其放回原籍爲民

楊誠字信民以字行新昌人永樂庚子舉人由上舍選爲行在工科給
事中歷官僉都御史諡恭惠正統癸亥吏部尙書王文端公薦佐廣藩
陞辭受旨許以言事公旣抵任時按察使郭智奉勅整飭兵務事多自
專公首疏其不法事郭遂去任而黃翰來代之黃所爲益甚公復上疏
發其奸詞連僉事韋廣廣亦誡公俱逮下獄公就逮啓行時廣人爭攜
金帛就舟相贈公一無所受而黃舟則爭以瓦石擲之旣至法司鞫得
實黃坐除名凡奏公他事皆涉虛惟鹿鳴宴簪銀花一事行勘尋白廣
之軍民狀公德政相率赴三司保留乞備其事上聞亦有跋涉萬里直
詣闕廷者前後以數千計

銜太守岳以西安太守入覲言事忤謫戍交趾仁宗皇帝嗣位下詔求

賢監察御史袁定鹽運使何士英指揮危智文章薦公起爲南城令以舊官復任改南豐令其爲令祿薄不足用常于館舍種蔬以自給家人或有愠色輒曰不猶愈于充軍時耶無不意滿

曾泉吉安人由進士擢任御史宣德六年以事降汜水縣典史操行廉謹蒞事勤能勸學興禮督農事稽女工尤恤貧窘無牛具者勸與耕種無綿花者借與紡績時歷鄉村察其勤惰又率民墾荒田以收穀麥伐竹木以贍貨財用以納捕稅辦軍餉官有儲積民無科擾以其羨餘造船以備攢運置棺以助死喪歷任三年化醇訟簡家給人足然其所以裕民者不過用民力因地利以阜其財厚其生耳泉沒已三年參政孫原貞疏薦之乞勅該部覈實原其過誤追復其官以爲天下士風之勸君子曰謫官盡職可謂賢矣近時貶秩者張舊柴戟服舊綵章意氣噫然藐視民若不干涉眞泉之罪人哉

陳憲字廷章定海人□□□□進士爲御史嘗巡按江西吉安守禦千戶所臧清貪淫兇惡殺人破家殆不勝紀都司受賂常曲庇之按察司

巡按御史雖知之皆怯懦莫敢問憲至廉得清殺一家三人無罪執訊引伏械送京師一郡晏然舞忭于道他善政尙多旣歸同官以鞫獄出入相訐者引憲初鞫爲證俱集刑部憲事已白以待覆奏未出然已有病時施禮署部事寬而無制屬吏肆爲姦弊凡死罪繫獄者悉得自便臧清雖罪狀明白尙繫刑部獄未決夜竊至憲所詬詈遙擊憲憲忿恨竟以宣德三年十月卒于刑部于是公論皆咎禮後上問侍臣曰聞御史陳憲能持身振紀憲今安在侍臣以實對上深惜之自是不直禮後有告清他罪者立命磔于市

熊秉鑑字憲章廣昌人正統甲子鄉舉歷官知府授肇慶同知公痛兩廣賊勢日張民日凋瘵且奏監軍及諸將無平賊方略所至惟事刻剝戰小勝則張虛聲以邀賞大輒則匿不以聞臣恐數年之間兩廣盡爲盜區矣章上權貴大怒思有以中之會公督兵餉遠出寇乘虛襲城陷之衆咸以失守爲公罪坐褫職廉民千餘人詣當道訟冤且言知府文吏非守城者况以公事遠出城陷非其罪也乞還知府以活吾民時當

道多忌之者莫肯上聞

尹旻字同仁歷城人正統丁卯解元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吏部尙書謚恭簡公爲冢宰日有姦吏李孜省者貴幸用事憾公甚會公鄉人兵部郎郎中襲坐累補外諸武官奏留之因肆爲媒孽罷其職而落公太子太傅仍爲太子少師又調其子事構成大獄再削職以尙書歸公不自辨列惟引咎自責而已今上御極孜省旣伏法乃吐實于官諸黨惡者罷黜殆盡而公壽考終命竟膺褒卹非獨復其故物而恩禮有加焉

孫瓊字蘊章號頤齋崑山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歷官刑部郎中太監牛玉假子兜攬錢糧事發覺囑之曲法公不聽乃抵于法由是積奸宄者之恨矣百戶李賓死無後以姪剛襲其職與賓妻杜氏告爭財產同官員外郎貝某與杜氏通實嘗囑公固以正拒爲中分其產貝又嗾杜氏鬻其產剛得價不滿與貝有言校尉潛察貝好事錦衣衛追究告爭時公疎放杜氏由受貝之囑也蓋婦人不行禁實遵新行例法司不爲辨

併具議罪上聞玉乘間以言譖之謫戍遼東公被謫但省愆愆咎念遺
父母憂不能釋耳頻行囊底無餘僚友贖金爲贖復峻卻之甲申憲宗
卽位肆赦天下復其官月餘卽稱疾不視事上疏乞休致仕

岳公正字季方別號蒙泉鄉縣人正統戊辰進士禮部第一人廷試及
第歷官內閣學士憲廟嗣位被譖出爲興化府知府下車之初見郡事
之當修舉者甚衆而帑藏空虛用度不足乃節縮公私浮費凡事之可
以生財而不礙理法者多方經理之財用旣裕乃徙建布政分司重新
莆陽驛撤江口橋舊壩之傾圯者增甃以石而高大之以禦海潮之衝
激疏城中故壕以通舟楫而建石橋于其上以通行人扁之曰兼濟言
水陸俱便也其有裨于官政甚博郡之白隄舊有渠通木蘭陂之水以
溉田後因隄壞水盡洩于海公乃別決渠引水而爲橋以通道路民以
爲利因號其橋曰岳公橋郡城預備倉久乏儲備公盡斥其所經理餘
財糴穀數萬石以實之其有阜于民生甚殷郡有涵江書院歲久圯廢
公爲擇旁近爽愷之地重建之且增其祭田訪求宣聖裔孫之轉徙他

郡者遷居之復修境內先賢祠墓新林孝子祠並鑄文廟祭器其有益
于風化甚大迹公之蒞政甫及三年而治功如此或乃以是疑公謗議
蜂起而公亦因是飄然納祿以去卒使其蘊蓄不盡施而儒者之効不
得以盡白可慨也然公去官未幾家計蕭然瀕于貧窘莆人始知公之
操履果無所作及公沒數年而其倉廩所積濟民甚衆莆人始感公之
惠思欲起之于九原而不可得于此又可以見誠之不可掩而天理之
在人心終不可泯滅也

張鵬字騰霄號拙菴涑水人景泰辛未進士初授監察御史歷官兵部
尚書謫熱簡天順丁丑武臣石亨恃寵作威福人莫敢犯公以臺臣奮
不顧身率同列極詆其罪亨憾之竟被誣構謫戍遼東鐵嶺衛尋改廣
西南舟衛後亨事敗人服公明見幾先甲申憲宗卽位宥還乙酉詔復
舊官

李大中丞實旣迎英宗復辟有忌公者讒之免官家居天順癸未鄉人
有訟公于朝者逮繫錦衣衛獄時衛使門達擅權作成福素忌公威名

卷之九十八

且入千戶侯爵之譜將不利于公一日英宗坐便殿召達令問公有何言達覆奏以公云其所言者非臣所得聞必面陳乃可英宗俛首泣下因不豫而入達退而懼不敢加害後數日英宗登遐憲宗嗣統廉知公無辜給還所沒家資令冠帶閒住甫抵家而父沒將葬陰雨連旬公默禱至葬日開霽既葬復如初人以爲忠孝所感

金忠字尙義麗水人天順甲申進士初授南京御史時都御史周銓所爲不法會同官劾之或有危之者曰吾用盡吾職耳他非所卹也尋果爲銓黨所排左遷柳州雷塘驛丞銓亦竟死于獄復上疏陳三事皆人不敢言者值星變復具疏將上言愈切其兄開封君作東甌童子篇遺之乃止會臺檄巡按蘇松諸郡辭不往都御史胡公敦勸之而行人謂君法太重執不變有爲君所按者誣君事以奏遂逮捕君聞命以妻子囑其友陳御史直夫曰吾不免矣自往就逮下錦衣衛詔獄獄成特命戍遼東三千衛君談笑就道意慷慨如也旣至遼杜門謝客有達官問所欲君謝曰此正某生所不敢爲者居六年病卒諸子皆不在側家人

以冠帶服君君已不能言但搖首至再易深衣乃一領而絕年四十有八

商文毅罷政家居甫七載成化丁亥被召再起初未有復職之命至京日衆謂難稱職名及陛見方巾絲絳青布員領自稱原籍爲民臣商輅行取到京見聞者謂其妥帖

少宗伯邢公讓字遜之平陽人先是北監從來不會饌師生餼生料料半折鈔鈔出京稅課額不定不得時給給者往往以故去官鈔遺下久不支數率見侵盜自李古廉先生柄學政始用資官諸費師生吉凶病死貧不能存者多賴以濟古廉亦用是侈名成化二年遜之自修撰超至國子一意起廢不顧憲法有言者輒曰媿古廉何初鈔用輕且陳敗人不難棄近稅聽半鈔錢錢用差重遜之又離監任衆乃造意要不次受給得此錢大熾鼎沸煉就詔獄遜之竟以前祭酒抵罪坐除名爲民將歸過岳公正言別曰兄頗聞日者言弟今年欲死乎弟不死諸公概得錢當黜弟爲引伏令寬之古所謂有陰功者不死謂此等耳

顧佐字良弼臨淮人成化己丑進士初授刑部主事歷官戶部尙書時韓忠定公文旣去位公卽代之逆瑾盜政威權日熾士夫見者多爲諛詞詔諛公自若也瑾諷諸司各進羨餘以入私藏公曰吾部無羨餘者瑾銜之未發也瑾憾韓公不已捃摭百方無所得會部有故冊逸弗得瑾欲以爲韓罪嗾公上其事公持不行因奪俸三月公曰可以去矣遂引疾乞歸疏再上得允卽行瑾令選人日調其過無所得意未僊時命官按三邊儲儲有紅腐則以爲公罪公時去邊三年餘矣詔罪輸米八百石于邊遠東糧以菽易米弘治中有旨准行又以爲公罪罰輸三百石戶部有缺失又以爲公罪罰輸一百五十石公素貧殫家資以輸不足稱貸益之人皆冤之公無懟色

成化十年三月命總督兩廣右都御史韓雍致仕先是鎮守兩廣右少監黃沁許奏雍坐視徭賊出沒隱匿不報以致斷藤峽賊復嘯聚遊蔓流劫郡縣且貪慾飲宴濫賞妄費事多違法及副使范鏞葉淇督調軍馬不能防禦至相隱匿武靖州知州岑鐸無控馭之功太平府知府郭

本有貪淫之行皆當究治事下兵部奏差禮科給事中張謙刑部郎中蔡麟往按以其詞虛實各半復請上免雍罪命致仕鑄淇鐸俱宥之本坐除名雍在兩廣威令素行心不得恣其布政使何宜遷□而固按察副使張教貪而暴不爲雍所禮乃與心媒孽其短摺摺其事攻訐之及差官往覈適委宜遷行勘竟醞釀以成其罪蓋雍未督軍之前賊勢不得毒嶺南且越江西湖南界雍至賊勢大輒雖不盡遏絕之然功多于罪至是爲內侍所奏黜公論爲之不平而兩廣之人至今思之不置

莆田林見素先生成化間爲部署言僧繼曉事謫姚安士林偉之渡揚子江詩云親見朝廷令政新小臣何事浪憂民一言雖忤九重意萬死猶存七尺身沙畔白鷗閑待我鏡中華髮苦催人十年揚子江三渡此日何勞更問津

蕭顯字爲明號履菴山海衛人成化壬辰進士歷官福建僉事初拜給事中涿州有巫矯邪神自東來京師男女爭負土爲築祠宇公抗章劾之并禁私創庵觀等數事言極剴切留不報外間傳言禍且不測忽召

至左順門令中官諭遣之人始知事後數日詢之則巫已逐矣然權幸人嫉之不置辛丑遷鎮寧州同知時方作草書手閱朝報付其子趣治裝仍終數紙乃罷鎮寧非人所居至普定衛居焉夷俗每獻餽流官約則喜拒則疑且恚至相戕害公遜謝理論皆敬服無敢怨者

張鼎字用和歷城人成化乙未進士歷官南京右都御史正德初嘗巡撫宣府陞右僉都御史兼清理武職貼黃會章丘知縣嘗緩犯賊當革職寧海衛軍沈洪殺人當抵死皆重賄逆瑾欲爲辨明鼎執不可瑾怒乃陞左都御史令掌南京院事比去大學士焦芳之子黃中欲強市其居其黨通政參議魏訥力勸之鼎不從芳亦怨之僅旬日以遼東浥爛倉糧事嗾瑾矯詔逮繫鼎罰米二千石三年方竣事竟褫職瑾敗詔復其官而鼎已卒矣

馬中錫字天祿故城人成化甲午解元乙未進士初拜刑科給事歷官左都御史正德丙寅爲兵部左侍郎逆瑾腹心有冒功請官者公弗可瑾憾遂矯詔改南京工部左侍郎尋勒致仕瑾怒未釋乃以遼儲損腐

這罪巡撫爲名卽公家械送遼東獄遼人推德公願貸償者盈路公曰
如此將重吾罪固謝之盡賣田廬貸親知以償久之視爲民庚午瑾誅
上復起公巡撫大同

劉憲字廷式益陽人成化戊戌進士歷官南京戶部侍郎嘗巡撫寧夏
時寧夏衛大沙井驛艸場火燬艸十四萬三千餘束憲行管糧餉事賈
時遠問未結尋陞南京刑部右侍郎時劉瑾用事遣給事中閱實邊儲
以該驛隱匿燒燬捏稱浥爛報逮憲下錦衣衛獄責償納遂死獄中